

第一章、學寮與銅鑼貓

去年八月十五日，世界戰爭結束，我們的抗戰也勝利了。人類社會從此進入歷史的新階段，但是混亂，至今尚未完全終熄……

——謝南光《敗戰後日本真相》

郭敏子突然覺得呼吸困難。

七月的清晨，在夢醒之前還能保有些許清涼的氣息，不致於讓陳舊的學寮有窒息的感覺。

東京的夏季本身就能帶給人無限的自由，鮮少有午後暴雨來襲擊，硬是將人困在屋簷底下，聽雨水順著雨溝滑溜下來，反覆地一再降落、滑下、匯聚成水流消失，哪裡都去不了。

儲藏間唯一的床鋪鋪滿廢稿紙，微微浮動的紙張，顯示埋沒在底下的人仍保有正常呼吸，露出半截著褲裝的雙腿，但是打著一雙赤腳。以男人來說，那雙腳的腳趾稍嫌太細緻了，但是以女人來說，那雙腳的趾腳側長太多繭了，肯定沒按時擦油保養勤加按摩。

——人死了，這下怎麼辦？

敏子撐開被暈意封住的眼睛，看出去的景色是透光的褐黃稿紙，到處散佈像是黴菌斑的塗改墨跡。她硬是將自己從夢境中提取出來，覆蓋在身上的稿紙堆散落下來。

飛揚的稿紙擾動了房間內的粉塵，細如星點的灰塵折射窗戶透進的晨光，緩慢重新降落在房間的雜物，有底部焦黑破洞的鐵鍋、紙張留有深色湯汁吸痕的書籍，還有被塵土封印的布匹捲軸，除了上方稍微新一點的白布，還看得清楚布上的字樣帶有毛筆運筆過的痕跡。勝利的「利」字，撇得格外短促，好像突然被誰驚擾了一樣。

敏子揉一揉太陽穴，努力壓平翹起的短髮髮尾，思索聽到的聲音來源是哪裡。抬頭望向貯藏間唯一的天窗，流洩進來的天色似乎還未到六時，距離她不小心昏睡過去

也才三時間而已，要是被叔公看到她昏睡在稿紙裡，一定又要抱怨說，郭家名聲全被她給糟蹋，好端端的小姐人家，是能有什麼藉口不回家完成婚約，寧可成天窩在男人成堆的學寮裡，還不敢快搭船回家結婚去。

——只能先燒一燒囉。不然要臭死一整船的人嗎？

——大記者，戰爭的燒夷彈都沒有砸中你，你就安分一點吧。要是你死了，靜子小姐要怎麼辦？她還在等你開口說永遠不去臺灣，不是嗎？

——好了，我們先來討論最要緊的事情，選哪個立場？

敏子小心扳起腳板，在鋪有稿紙的地面來回延伸腳底的肌肉，說不定會沾黏幾粒墨字，但是她不在意，學貓墊起赤腳踩著如飛石的稿紙到牆邊，傾聽那群男人討論著不知道誰的死亡。

她的耳朵貼上滿是灰粉的牆壁，牆面無情放大另一頭的討論與腳步聲，閉上眼睛就能替每個聲音的主人標記人名：被取笑叫大記者的人應該是文化部的林部長，提起戰爭的人應該是總務部林部長，最後用冷靜語氣拉回正題的絕對是東京學生會的委員長本人，羅委員長。不對，他堅持即使在台灣學生最多的清華寮，大家仍要稱呼他「羅副主席」，因為大家永遠要記得中國各省分的留學生都是一家親，不分從前來自臺灣、滿洲國還是哪裡，此時此刻都是中華民國的留日學生。

所以，清華寮一大清早就出現這三人，肯定是有格外嚴重的事情發生了。

想到有人真的死了，敏子的手心漸漸變得濕滑。

——說起來還不是那些老華僑的錯，做黑還不曉得看人臉色，跟拿槍的暴力團硬碰硬。

——別忘了，我們也是靠做黑的吃頭路啊。難不成你要跟戰敗狗擠燉殘飯嗎？

——那種飯菜留給學弟就好，哈哈。

——好了，先張羅學生報的內容吧。你知道該怎麼做，林君。

副主席的話剛落地，併入另外兩人的腳步聲挪移到走廊，像時計指針卡啦卡啦地朝敏子待的貯藏間接近。在指針的腳步抵達之前，敏子已經迅速撿好正確的文章段落，拼湊成一疊書稿捧在懷裡，儘量把翹起的短髮髮尾塞到耳後，然後抓緊腳步正好走到門口的時機。

他們在停下腳步前，肩膀以上的肌肉往後跳了一下，用看到老鼠衝出來的神情，看著突然冒出來的敏子。

「差點被妳嚇死啊，郭敏子。」

「早安，部長、副主席，啊，還有部長。」敏子迅速掃過他們的視線，連忙低頭抽出懷裡的稿子，「交代的稿子我全部整理好了。還有，拿著，這疊是我覺得適合放《龍舌蘭》的內容。」

文化部的林部長只打算抽起學生報的稿，不打算接過所謂要放在《龍舌蘭》的文章。「敏子，我們剛討論完重要的事情，稿子直接交給我，妳先回……」

「請副主席、林部長先回答我，《龍舌蘭》什麼時候才會復刊？」敏子逼近羅副主席，幾個男人同步向後，除了掛著同一抹微笑的羅副主席除外。

林部長嘆口氣，側身插進敏子跟副主席之間，「敏子，我還沒說妳的會務工作結束，妳先回去……」文化部長認輸，打算抽起整份稿子，但這次換敏子不打算放手。

「該稱呼妳郭小姐，對吧？」

羅副主席的聲音穿透林部長，直接躍進敏子的耳邊，帶一股穩定的電流，能讓文化部長低頭後退，也能讓敏子隨即明白，羅副主席打算跟她繼續交換些什麼東西。無論那個東西是實質的物品，或是跟氣味一樣，難簡單用言語表達的訊號。她曉得，這就是奇雲先生曾教過她的，利益交換。

「郭小姐，抱歉方才失禮了，我們沒吵到妳吧？」

羅副主席主動伸出手，但敏子搶在下意識自動舉起手握上去之前，改成在羅副主席前抖動厚重的稿紙。

「喔，沒關係，稿子多到我已經好幾天沒睡了，份量差不多可以出兩期的《龍舌蘭》。」

稿紙在斜照進走廊的陽光下飄出如雪花的粉塵，但副主席沒有因此飄開眼神，甚至連鼻子都沒皺一下。

「我記得，妳認識一個在新宿開雜貨店的老闆，對吧？」

「那個人是她的親戚，郭頭家。」文化部長縮回副主席身旁，但副主席仍盯著敏子。敏子點了頭。

「能不能請妳幫忙詢問郭頭家，讓學生會寄賣學生報，好讓更多人知道澀谷的事件？當然，報紙工作也是要拜託你們文化部幫忙。」

敏子聳肩，「叔公很計較的。我睡他閣樓都還要給房租咧。」

「郭敏子，是因為這樣，妳才賴在學寮貯藏間不走嗎？」總務部長推了一下眼鏡。

「這樣啊，」副主席的手指輕搭在自己的下巴處，好像是刻意做出雕刻的姿勢供人臨摹，並不是真的在思考。「不然這樣吧，學寮每個月撥一筆錢跟老闆買洗劑，如何？」

「每個月？等等，副主席，學生救濟金的事情還沒有定論，下個月代表團能不能給出交代都可能……」

「當然跟救濟金是不同財源呀，總務部長。」趁羅副主席瞥回去前，總務部長明白地先閉上嘴巴。

「有機會，我會努力說服他。」敏子側過身，讓出路給他們。

羅副主席伸手拿走敏子的稿，「稿子我也會幫忙過目，學生報的事情就再拜託妳了，郭小姐。」

「我再告訴妳要寫什麼。」文化部長說完，嘴角用力抿了一下。

三人的腳步聲繼續如指針前行，擅自離去學寮的走廊，對於戳破學寮清晨該有的寧靜，絲毫不感到抱歉。

1946.7.19

我一個人會很寂寞，除了帶食物來以外，有空時請你盡量來陪我。

——岡本加乃子〈鯉魚〉

來東京三年了，我也還在等待，跟鯉魚一樣離不開。

鯉魚、鯉魚……

敏子收起用廢棄稿夾成的筆記簿，蹲坐在炊事場的爐子旁，端起昨夜煮過白飯的鍋子，摳起一個個凝結在鍋壁的飯粒，放進齒間，反覆用唾液與牙齒分解它。

清晨的寧靜被戳破了，便找不回來，但學寮的住戶們仍未甦醒，因為他們自有一道生活軌跡要運行，但是敏子曉得那些都與自己無關。

她盡情在石造地板上舒展腳趾，無論腳趾如何用力向下蹬踢，石地板就是石地板，敏子就是敏子。這棟學寮跟她無關，所以她只是棲住在任一角落，期盼有食物會落下的存在。

為的是等待奇雲先生找到她，或是至少引領她找到他，跟池中的鯉魚好像。

至今為止，奇雲先生都是用文字找到敏子。那張新年早晨，壓在盛裝黏呼呼的紅豆湯底下的不具名信紙，敏子曉得肯定跟她在《龍舌蘭》小角落寫的東西有關係。她趁當時李主編沒注意的時候，偷偷把郭頭家店舖的小廣告放在第二頁。

新富商行 二十年老店、誠良至上

精緻石鹼·醬料·皮革·巴拿馬帽

東京新宿角筈一丁目二〇二

電話淀橋 (37) 1618

一名頭戴大人巴拿馬帽的孩童，打算偷吃敏子放在櫃檯邊的紅豆湯。

誰送來的？

孩童搖頭，在敏子問他要不要吃另一碗之前，赤著腳跑走了，軌跡還遺留些許煙灰。

叔公搖搖頭，邊咳嗽邊避開揚起的炭火，麻糬鼓得像貪婪的肚皮。

根本看不到臉，他用寬大的巴拿馬帽遮起來，叔公回憶。

敏子迅速夾起炭火上還沒熟的麻糬，拌紅豆湯快速吞肚，連同信紙的字句一起擺在胃袋裡，朝學寮的方向奔去。她非得想回應那張字條，回應奇雲先生，告訴奇雲先生，我就在這裡等你呀。奇雲先生的紙條都如此寫了，她還能怎麼辦呢。

時間會推向我們相遇的那天。

她有時會猜想，奇雲先生是故意要跟她玩這場遊戲，不讓敏子輕易找到她，除非她已經長到夠堅忍，能承受奇雲先生選擇離去的任何理由。

「妳父親是堅強偉大的男人喔。」還是青年的奇雲先生曾如此說，臉蛋簡直比現在的敏子還光滑。

「奇雲先生，你自己呢？」

奇雲先生笑出來，「我還不是父親。」摸摸小敏子的頭。

敏子喜歡看奇雲先生笑起來的時候，眼角的魚尾會連成優美的弧線，與天空的雲朵揚起敏子心中的某種感覺。那是什麼？

「所以說，小敏子，別再怨懟妳的父親囉。他也是逼不得已的。」

敏子嘟起嘴，「阿爸把我賣掉。」

「婚約是婚約，不是買賣。賣掉是像我這個樣子，做人家的養子，但養父母對我非常好，我不怪罪他們任何一個人。」奇雲先生摘掉巴拿馬帽，些許瀏海黏在額頭上，但是他拿出口袋的手帕，是為了替小敏子拭汗。

小時候的敏子還不是很懂，要怎麼收納當時內心湧上的感覺，好像有股電流接起現在的她與記憶裡的奇雲先生，疊加起那片河畔的背影，越來越清晰可見。可是她其實早就明白一個道理，人會像魚群一樣，不自覺游向會投遞食物到河中的岸邊人。

犧牲也好，奉獻也好，她想一直待在奇雲先生的身旁，永遠待下去，一起觀看流淌的電火溪，偶爾對岸掀起鸞鷲的白色羽翼。敏子繼續問奇雲先生，為什麼總是獨自一人在電火溪遊蕩？

她記得奇雲先生頓了一下，反覆折疊原本到口中的答案，然後只是乾笑幾聲，不知怎地就帶來了溫暖的雨滴。

奇雲先生牽起敏子的手，躲到溪畔的一株構樹底下，脫下帶有些許汗氣的外套，罩在敏子幼小的肩膀上。那一刻，敏子意識到自己扁平的胸部，怎樣都不可能撐起奇雲先生對未來的藍圖。她決定擠出最後一個問題，其他的疑問全吞回瘦小的肚子，非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尋找答案不可。

「奇雲先生，你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沒辦法決定回來的時間，因為那由不得我。」

「我們會再見面嗎？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我也想去奇雲先生打算要去的地方。」

「真的嗎？小敏子不會害怕？」

「會怕。怕奇雲先生離開。」

「好吧，我教妳害怕的時候該怎麼辦。」奇雲先生的手停在敏子的頭上，「永遠記得，這個世界的所有旅人都曉得一個道理，那就是只有一樣東西能夠相信，就是『時間』。時間就像眼前的河水，會沖刷、會流動，會不斷向前奔跑。只要順著河水的方向奔去，所有身在同一條河水的旅人，一定能走到同一片廣闊的河口。所有旅人，都會在河口相遇彼此。」

剩下的話語，小敏子快被自己的哭聲給淹沒。在忍到喉嚨發癢以前，敏子覆誦奇雲先生告訴她的每字每句：也許有一天，等妳長大之後，會站到某個比我還高的地方，換妳來指引我方向。時間會推向我們相遇的那天，隨時等候我的訊息，小敏子。

那天奇雲先生留下一頂巴拿馬帽，為草地圈起乾燥的圓圈，離開了。

從此，小敏子再也沒看見電火溪畔出現獨坐的年輕男子。有的只有跟隨節氣起居、成長的水綠農田，還有飛來又離去的鷺鷥。

鯉魚還在溪流裡。

現在敏子站立在東京、站立在這片傳聞奇雲先生曾踏過的土地，懷念著副主席抱走的那疊稿紙，還在她思緒中晃蕩、搖擺著，隨心跳怦怦地活著。雖然敏子向無數個

學寮出身的大前輩打聽，有沒有聽過叫「陳奇雲」的臺灣人？沒有人能第一時間說，啊，有的，就是一個喜歡頭戴巴拿馬帽的男人，對吧？

他們通常會反問敏子，想買巴拿馬帽的話，該去找神戶義豐商會的陳頭家吧？隨即給敏子一塊昆布糖，打發她趕快離開。要不就是反問敏子，一個女孩子人家四處打聽男人的下落，卻還未結婚，是發生多嚴重的事情？

打聽只會累積更多的麻煩，所以敏子所幸留在原地，等待時間贈與敏子機會，而她所收穫的第一個機會就是《龍舌蘭》。

戰後剛出爐的《龍舌蘭》，有文藝文章，有學術文章，是每個學寮學生茶飯之間的話題。每當輪到《龍舌蘭》出刊的日子，學寮餐桌便會四散討論度最高的內頁，先是第一個學生寫著自己的想法，再來是第二個學生補充意見，再來是第三個、第四個……。學生會的學藝部成員會趁機跟大家邀稿，免得下一期還得自己來寫，太過累人了。

敏子曾經在書上看過龍舌蘭開花的圖畫，巨大的花莖，聽說能刺傷傘兵降落的敵人，所以龍舌蘭是軍事武器的一種。

可是敏子覺得《龍舌蘭》的花莖不像武器，而是純粹有沾黏蜜味的性器，吸引著一個又一個傳媒的昆蟲，替她帶到奇雲先生的面前，收下沾有黏糊糊的紅豆湯印的字條，作為她站立在東京最好也是最美的理由。

後來，《龍舌蘭》在春季收刊，學藝部成員潰散，剩下敏子與負責運行學生報的文化部林部長。鯉魚還在等待，但眼看溪水恐怕就要乾涸。

澀谷台灣商人、華僑總會卡車、警察、槍火……

(松田組呢?)

——聽說有同鄉死了？

——華僑總會會長跟代表團去找日本警察了。

——唉，豬腦袋，找日本警察有什麼用，要找麥帥才有用。

——嘿，看，銅鑼貓出現了。

那三人的腳步聲截斷在關門聲響後，學寮終於能恢復正常的呼吸，跟平日一樣，在悠緩的清晨裡等待住東北角房的男生出門拿報紙，議論起聽到的事件騷動，啟動一整天的學生生活。

敏子得趁人少的時候到屋外的曬衣場，拿水桶接戶外的水梳整頭髮，順便收起半夜偷晾的貼身衣物。有時候曬衣場沒多餘的地方晾，她只好替那些衣服折疊好，統一放在會客室。在那之後，她聽見男生的嘴巴窸窣著：學寮銅鑼貓¹。

看，那是學寮銅鑼貓的腳印。看，這根突然出現的湯匙，搞不好學寮銅鑼貓舔過。哇，那堆摺得不太整齊的衣服，真有學寮銅鑼貓的風格。

看，是個寧願像流浪貓，也不願好好當女人的怪人。

她嘗試故意在他們議論的時候經過。他們會立刻止住嘴，換上笑開的大嘴說起別的話題，嘴巴開闔得大到能放進一塊肥肉。

嘿，郭敏子同學，有沒有好一點的罐頭能賣我？

他們的反應讓她失望透了。都叫她銅鑼貓了，怎麼不給她好吃的東西，反而只把她當作叔公商行的代銷？

自從男人們一個個從戰爭中掙脫，一起陷進貧窮的東京裡，會願意免費給她食物的人只有某個戴圓眼鏡的學弟。敏子之所以認定對方是學弟，是發現對方應對突然的事物，第一反應都是縮起肩膀。那時學弟提一鍋應該是從黑市換來的熱湯，彎過轉角準備踏進學寮得的時候，撞見領口滑至露出半截背部，在曬衣場擦拭頸肩的敏子。在那有沒有眨過眼，都不太確定的時間內，端湯的學弟聳起肩膀，接著就消失了，留下一大鍋熱湯放在地上，仍在蒸騰著白煙。

學弟不見了，不知道是怕驚擾到銅鑼貓，還是銅鑼貓嚇到了學弟。敏子的肚子因而意外收穫龐大的飽足感。

梳完頭髮，拿起她從貯藏間偷拿的洗劑，搓揉毛巾，一股刻意添加的芳香飄散出來。等副主席收到郭頭家不知用什麼油作成的洗劑，那張刻意不放上表情的面孔，不知道會怎麼扭曲呢。敏子很享受臉埋過洗劑的氣味後，卸下毛巾，感受到周圍的空氣

¹ 銅鑼貓，どら猫。

變得清新多的瞬間。她發現旁邊丟棄了一雙皮鞋，看起來尺寸還算適合，正當她在考慮要不要試穿看看，旁邊人群的討論聲轉移她的注意力。

「真假？澀谷警察真的打死人？」

敏子抬起頭，放慢搓揉毛巾的動作，聽那群站在門口的男生，幾乎要壓過中央舉起報紙的矮小學弟。他們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一頭蓬鬆頭髮，頂在滿是油光跟鬍渣的臉上，代表這個時間點，盥洗室一定擠滿了人。

「驚訝什麼？第三國人命就是賤啊。」發話的人是站在外側的高大學長。

「喂你，布條拿出來呀。該行動了吧？」樓上窗戶探出好幾顆頭，朝下面的男生大喊。

「兇什麼。以前寫過的布條放到哪裡了？」樓下的學長喊回去。

「燒掉了吧？」

「在一樓貯藏間。」

敏子說完，樓上、樓下的人全望向她。那個眼神她已經習慣了，但這次他們的視線繼續往下游走，停留在她踩在草地上赤裸的腳。

「喔，對了，我忘了拿鞋子。」

敏子轉身回到原本水桶旁，拎起一雙小號的男性皮鞋套進去，穿起來比女用皮鞋舒服多了，止不過走路會發出奇怪的摩擦聲。

那雙鞋子，是不是那個拒絕徵兵跳樓的學弟？男生群中有人小聲問。

敏子的雙腳溜地套進雨淋曬過的男用皮鞋，柔軟得很適合跑跳，三兩步就能跳到那群男生面前。他們馬上往兩側閃了一下，開出一條隙縫讓她穿越。

「聽好了，地板的稿子不要亂動，其他的隨便你們吧。」

她叮嚀完，蹦跳地踩著新皮鞋跨開人群。那群男生還沒來得及回應，她就跳上通往茗荷坂的上坡路，腳上的皮鞋認份地回應她跨出的每一步，沿線光禿的土地積滿屋瓦，稀落地種下一根根單立的樹木，無法遮蓋斜照敏子腦勺後的陽光。

茗荷坂沿路有座綁縛地藏，每個季節往返看到那尊地藏，總覺得纏繞的繩子越來越多了。敏子習慣在經過地藏時拍個手，感覺拍一下就能邁向新的一天，但是她不想向綁縛地藏許願。

綁縛地藏的雙眼緊緊闔閉，石刻的嘴埋在未解的繩結，代表許願的人要不已不在世上，要不心願從未完成。敏子不敢想像自己像地藏，待在定點忘卻時光地持續等待、等心願解開、等某個人出現，等到最後已經不再是等待，曾經被樹林環繞的寺，如今暴露在廢棄的瓦堆之中，可能還守護著已死者曾許過的心願。即使心願悄悄地實現了，但網縛在地藏身上的繩子無人會解開。

她快速拍手通過它，解決掉這些多餘的煩憂，跳到真正的街道，瀟灑日常生活的炊煙還有停滯不前的日常。

茗荷谷車站附近已經蓋起零星的新建住宅，建商的廣告立牌就樹立在車站入口旁，大大地寫著「住得舒適、建得安全」，旁邊畫有零星大樹遮蔽的漂亮平房。

可是街道望過去，只有零星幾間從屋瓦堆長出來的新平房，屋頂與路人的腦勺同等頂著艷陽，沒有樹木能遮蔭，光禿長不出草的庭園，宣告著這個時代能活下去就行了。有屋子能睡，就贏過沒屋子，只能窩滿是蝨子旅社的人。

要是企圖將視線越過圍籬，窺視那些有屋的勝利者身影，就會看到胖瘦不一的女人，盤起的長髮緊繃地顯露出緊張的脖子，讓頭部能用認真的角度凝視手裡的針線，是否落在正確的位置，或者不應出現的灰塵是否保持在同樣的默契之中。那些女人明白，房子帶給人的安全感，超乎在外賺錢的男人所知的一切。就算是男人不在的時間，女人也想要守護這份得來不易的地位。

在這條從學寮通往車站最直接的路上，敏子總是會遇到一名騎自轉車兜售醬油的小販。她觀察許久，確定小販是刻意放慢速度，假裝認真踩踏笨重的輪子，販售幾乎沒人想買的醬油。他身負的醬油累加的金錢，恐怕多過他本人用勞力能換來的價值。小販大概也曉得，所以他踩得極慢，甚至放鬆地停在路邊，整個身體前傾趴在車頭，點起口袋裡暗藏的煙卷，在氣息振奮的早晨抽起怠慢的煙，伸展那雙長滿捲曲腳毛的大腳，大肆在木屐上舒坦著煙捲代表的資本。

煙捲的資本，彰顯小販用來證明自己有奢侈的能力，能不在意地把價值一頓飽餐的金錢化成灰燼與白煙。

可是這一天，舒坦著大腳的小販，指間沒有煙捲。

「死第三國人，還不趕快滾！」

小販朝敏子大喊，大腳依舊支撐著車身，確保醬油仍穩固地掛在車子兩旁。

敏子整個人定住，快速往後看一眼。後方沒有半個人，小販真的是在跟她說話。以前小販也許餘光有發現敏子從學寮的方向走過來，但是小販從來沒有正眼看過敏子，更別提對她說過任何話。

敏子試著往左側走，發現小販跟著往同一側挪動。她定住，改試探看看右側，但結果仍是一樣。無論她想走哪一側，小販都會認命地扛起整車的醬油，玻璃瓶擦撞出清脆的聲響，打醒了屋內辛勤工作的女人。她們扭轉一下脖子，走到庭院張望像在玩抓人遊戲的敏子與小販。

「死第三國人，把屬於日本的東西還來！」

小販叫喊著。敏子的腳指頭躲在學弟的皮鞋裡摩挲，思索著該怎樣才能順利抵達車站，她不能學綁縛地藏待在原地，安靜地等待心願解開。

為了與戰後的混亂共存，倖存的人們正努力過著連自己都難以想像的人生道路。雖然他們失去了前方前進方向是千真萬確，但也都各自踩剎車，希望能儘早神采奕奕地開始工作……

他們為了重新振作付出了許多，光是為每天的食物奔波，就已經筋疲力盡……若要說到有什麼划算的差事，也竟是危險的工作，或是必須仰賴美軍鼻息。

——金子光晴〈又見封建思想復甦〉

美國音樂特殊的強烈與煽情，使我等自音樂人對樂世界固有的理解之中解放……思挂起來，美國音樂多民族的這個特點，其音樂在未來的發展不會落後，這就是截至現在的美國。

——近衛秀磨〈大戰後的音樂——美國音樂的擴張〉

不管在新宿的哪裡，都會聽見某個人扯著撕裂的嗓音，唱著理應用溫柔歌聲唱出的《蘋果之歌》，像是並木路子。不對，非得是並木路子²演唱才行，否則歌曲會像是魚刺哽在喉間，咽不下去。

「紅色的蘋果捱近嘴唇，沉默地望著藍天，蘋果什麼也沒說，但是此刻的心情蘋果能明白。蘋果好可愛呀，好可愛的蘋果。」

² 蘋果之歌的由來

松本茂二吞一口口水，逼自己忽略歌聲，安全地將自己埋在黑市的人海，與他人碰撞肩頭。他擅長貼緊每個腳步，漫無目的地前進，只是會不時緊張地拉高襯衫領口，藏起半張臉，儘量讓自己的眼睛漆上慘淡、空洞的色澤。即便看到冒煙的食物還是沒有興奮，看到香煙也輕盈不起來。戰爭結束後，有更沉重的東西一直穿在身上脫不掉，但沒有人確切曉得，當窮苦到存不了任何東西的窘境時，為何身上的沉重感竟會如此像奢侈。

大概就是貧窮了吧，茂二猜測。可是茂二知道，自己沒資格學其他路人，將自己的失敗託付給貧窮。

他掃視沿線店鋪的招牌，每間店鋪都是用木板臨時搭建的矮房，一有強風來可能就會吹散掉一切，凸顯這個黑市確實什麼都沒有，僅存在在交易完成的那一剎那換取的金錢。

手中的傳單寫著新富商行的地址。他反覆默念，謹慎抬起臉蛋在每間店鋪的正面尋找。其實他根本不確定，收到這張徵人傳單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，又怎麼會飄到遠在另一方的神戶？事前打電話過去詢問，是一間歌舞座的小弟接起，用濃厚的口音叫茂二直接來新宿應徵，郭先生急需用人。

就憑那一句話，茂二趁喫茶店人員吃飯休息的空擋，偷偷去典當掉一些衣物，買單趟的車票直達到新宿。

走在新宿的黑市，他不忘時時注意領口的高度，別讓長著跟哥哥茂一一樣的臉露出來。

不對，他又忘了，哥哥叫松浦光一才對。

松浦光一，松浦光一。茂二反覆咀嚼哥哥的藝名，練習切開遠在神戶的過往，特別是如臍帶鎖住他的昏暗喫茶店，擦得再透亮的桌面，還是會藏匿女給的唇膏殘跡。

他是松浦光一，我是松本茂二。

可是松本茂二沒料到，遮起與松浦光一長得相同的臉蛋，反倒引起警察的注意。誰會想在大熱天把臉遮起來？八成是染上什麼骯髒疾病的人吧。還是準備偷東西的人？搞革命暗殺的人？或者，只是個發瘋的第三國人。

茂二被警察壓倒在地才不小心露出那張臉，細長的眼眸以及弧度完美的尖下巴，使得詛咒開始奏效，讓眼前的事物變得模糊扭曲，聽到警察邊笑邊哼起歌曲的旋律。

闔眼之前，新宿的氣味仍不時拉回三宮跟元町的記憶，這裏有著同樣的氣味，燒過各種東西的廢棄、汽油與酒精混雜的氣味，還有酸腐始終散不去的食物味。味道混雜成濃烈的記憶敲擊著茂二，身旁掠過任何女性的聲音，都會讓茂二繃緊神經，以為又是母親吊著嗓子質問他：你要是連讓觀眾咧嘴笑笑都辦不到，我把你生成這副模樣還有什麼意義？

他寧願母親打他的臉，把困惑跟怒氣全部換成痛辣的知覺。偏偏母親絕不可能傷到他的肌膚，是母親用青春年歲換來的珍貴資產。

喫茶店老闆現身在梳妝鏡中，嘴巴一開一闔地站在茂二塗抹白粉的臉後，如砧板的鱒魚反覆說：不會彈琴不用非得彈琴呀、擺一張臉蛋在台上就好呀。坐在最後方的母親會趕忙用笑容，撥散老闆黏人的哀求。

起碼這孩子還能襯托小光的魅力呀。

母親將茂二的頭髮梳整得跟茂一一模一樣，每根髮絲都必須油亮、順服地倒向一側，露出半邊的額頭使得臉蛋更為修長，簡直像是從《少年俱樂部》插畫走出的人物。然後後退走幾步，像端詳自己的作品般，抽著女性專用的細長進口煙，觀賞如鏡像反射的兩個兒子。

化妝完的茂二更加肯定，自己與哥哥完整傳承了母親嫵媚的細長眼，但是自己的臉還不小心長出過多的膽怯跟畏縮，擠在同一張臉蛋上，不免覺得浪費。沒有觀眾能看著他的臉笑出來，反倒是跟著他一起皺起眉頭，不曉得凝重的氣息何時才會結束，於是觀眾會選擇起身去上廁所。

喫茶店的女給笑彎的身影，倒映在台上光亮的鋼琴表面。茂二低頭順著像牢籠的小節，彈奏每個卡在線譜上的音符。以前被逼著練習的時候，他就為那些音符納悶過，無論演奏者彈得快或慢，唱得是盡情還是敷衍，音符始終是在原地不動，就算想動也無法動。他努力掀唇唱出「人生苦短呀，少女，談戀愛吧」，但是送出的聲音冷得能聽見自己的牙齒，不小心擦撞到彼此的聲響。

日子要過下去，想辦法過渡到下一個小節就行了。茂二不自覺咬緊牙齒，像是小時候教兄弟倆人彈唱的作間師傅還站在身後，一聽見小茂二粗短的手指，敲響了哪個線譜之外的音符。作間師傅深邃的令紋會難得湧現笑容，拎起鋼琴旁的油亮木棍。據說木棍每日睡前用琴油反覆擦拭，打起來會發出豐潤色澤的聲響。

「樂器師傅選木料的時候，早宣判了一把琴的生死。一把琴有沒有命格作流傳百年的名琴，早在那刻就決定了一切。可是啊……」

茂二舉起被打得通紅的小手給茂一看，茂一趁作間師傅晃悠到外頭買東西時，抓起弟弟的手浸泡到師傅的金魚魚缸。兄弟倆人的四隻小手，在圓滾形狀的玻璃水缸，過份擁擠地扭動，驚擾缸內的兩隻金魚。當柔軟冰涼的魚身掃過茂二腫痛的手掌，茂二忍不住伸手去靠近魚身，茂一一起幫忙堵住魚的去路，兄弟倆笑聲的疊合，比練琴的聲音還和諧。

母親接他們回去時，納悶地皺起鼻子嗅聞，不知道魚腥味從哪裡來。

兩人有默契地緊捱在母親兩旁，彼此用眼睛掐住快噴發的笑聲。

隔天，兩隻金魚死了。茂二因而永遠記住，自己為什麼只要過渡到下一個小節就好了。忍住，笑聲無法抓到他，他有活下去的機會。

茂二之所以能撐在台上，看女給扭曲的笑容游移在鋼琴的琴身，咬牙往前進每一小節，就是因為他聽得見背後有木棒，發出帶有油滴潤澤的拍打聲，讓他回想起皮肉的疼痛。繼續彈下去，彈下去就能撐到明天。

今日再次重拾的機會，再也不可能來到。

最後一段歌詞在喉間震動，抖落般墜落到舞台底下，依舊沒有得到任何鼓掌或迴響。

在表演結束之後，茂二覺得自己又活過來了，快速地對台下點頭，闔上琴蓋，女給的倒影放得更大，台下安靜得讓他離去舞台。

回到幕後，茂二坐在梳化間門外發呆，不想看著鏡子卸妝，也不想要馬上換下衣服。外面終於騷動起掌聲，看來是茂一上台了。順著布幕外如大浪的鼓掌聲，茂二注

意地將身體隱藏在布幕之內，看著站在燈下的茂一用與他相同的軀殼，正確地使修長的手指在吉他琴版上游移，置換幾個旋律就能擁有米國人帶來的流行音樂。

那些歌曲是茂二在半夜反覆聽到的旋律，差不多的調性配差異不大的刷法節奏，但是茂一的聲音一出來，旋律就生出了新的手腳四處爬動，不由自主讓肌肉想跟著一起躍動起來。雖然茂二聽得出來細微的變化，哥哥哪邊不小心彈太快，下一小節肯定會發現不小心變慢，但是這好像都是在哥哥的計算之內，又或者應該說，任何有生命的東西誕生於世上，本就自帶著不完美。哥哥不過是選擇用音樂，而且也是命格上能夠用音樂，把那些缺陷表現出來，反而擦亮了哥哥能賦予音樂有生命的事實。

在松浦光一誕生的那刻，松本茂一已死亡。

小光，小光，小光——。

台下那些翹腿抽煙的男人，待煙霧兜一圈遭劣質酒精殘害的大腦過後，在台下大喊、吹口哨，連帶挖出了心底好像有殘存的什麼，一同震盪著。

坐在店內最底邊的母親用更緩慢的速度，吸吐著指尖的細長煙，看那些腦袋慢速運轉的男人，對美艷得能勾動原始渴望的光一，揚起乾裂的口哨聲，劃破因汽油酒而乾涸的咽喉，得到痛快的滋潤。

光一被包裹在流淌的人群之中，那張嬌媚的臉蛋忽暗忽明地回應他們的吆喝，輕輕唱起能擺盪身體的歌謠，讓人群的手受如受月亮拉引的海潮，掀起陣陣的海波，將光一淹沒在一片崇拜的眼神裡滅頂、生亡……。

人生苦短呀，少女，談戀愛吧。……在這個沒人看到的時刻，我們再也不會擁有。

「喂，大熱天的，該把大衣底下窩藏的禁品拿出來吧？」

「裝什麼傻，聽不懂國語嗎？難不成要我講英語？」

不行了，他終究被人從人群中揪出來，因為他長有一張與松浦光一相同的臉蛋。這張臉蛋只能放在松浦光一的身上，那麼松本茂二該怎麼辦？不，應該說，這個世間，曾經有松本茂二誕生過嗎？

禁制品的滅絕——警方連日取締露店進展

澀谷搜查重啟：十七日派出兩百五十名武裝警官進出澀谷站前露店，嚴正徹夜搜查禁制品，查出收押布料、ワイシヤシ、領帶等多樣物品……

取締過程，三名巡查員負傷……

全國中等野球——東京選拔第四日

第三回：

成城中29——高愉中18

都二中12——1日大三中

（下高井戶球場）

個性颯爽的摩登女性丹妮爾·黛麗尤登場！二十五日松竹邦樂座上映《不良少年》
UN MAUVAIS GARCON

——昭和21（1946）年7月19日《朝日新聞》

過期的報紙捲入進站的列車底下。車廂門敞開，月台的人們讓自己晃進窄小的車廂內，在清一色的風衣、巴拿馬帽與酒氣中，沉醉又清醒地邁出一天的步伐。

敏子刻意將自己隱身在車廂人群裡，像是遭列車搗碎的報紙般不起眼，看完即可丟棄碾碎在軌道間，認不出烙在紙上的原型字體。只要他人不給予任何的笑或怒，她就等於取得了某種認可，能擠在同一台車廂中，駛向她身在破敗東京之中該奉獻的工作。

敏子扭動光裸的腳，還不是很適應赤腳踏在房屋木地板以外的地面。黏在車廂地板的乾涸黏液，用低調卻厭煩的方式提醒敏子去注意腳底。

那雙不知名學弟的皮鞋，命運好像跟主人差不多慘淡。醬油小販噁心的大腳肯定穿不下，八成是拿去兌換成更多抽過的煙捲。

列車越來越接近南方的東京，酒跟汽油的刺鼻味越來越重，要是遮起眼睛的話，還以為不小心坐上漏油的輸送船。

人群在新宿站下車，順勢推著敏子向月台移動，然後在往下的樓梯間分流成東邊與西邊兩種人群。敏子像是漁網中求生存的小魚，努力讓自己遠離東口，朝西口努力游。東口的改札口比平時多了些警察在遊走，但人群沒改變行走速度，疲憊掛得跟平時相同，顯得警察也振奮不起來。

西口的人潮零散許多，不時有人隨意走走停停，不顧身後的人逕自摸索身體，想不起來票券放在哪裡。人與人之間走路的空隙差異過大，讓敏子很難把自己藏起來。理順翹起的髮尾跟衣領，她握緊票券低頭快步走過札口，遞給留著絡腮鬍子的檢票員，幸好對方如預料地只是公事性查看，食指、中指快速朝出口揮舞兩下，好像只希望出這點力氣就能將人掃空。

從西口一走出來，高架頂起震動的電車，吹起沿路鋪墊各式破舊雜物在販賣的草蓆，攤販小心不讓草蓆上的商品被通往青梅街道的腳步踢到。敏子環顧一圈周圍，從攤販慵懶的情況來看，警戒變高的地方只有東口，整頓秩序的力量還沒蔓延到西口這邊來。

敏子隨人潮沒進青梅街道，小心繞過地板褐色的水漬，走進圍牆的唯一開口，鑽進飄散紛雜氣味的市場，經過一間間的中華料理屋、麵包店、果肉販賣店，頭頂飛舞對喊的台語聲夾雜蒼蠅振翅的聲響，討論著送醫院的台灣人有沒有什麼新消息。

「有人閣再死去。」

「真正是天壽唷，趕快轉去較實在。」

「喂——，閃唷，閃去邊欸！」

一台四輪推車碾碎式地衝破人牆，載滿各種看不出原型的肉類食物，尾隨推車的貓群在攤販的屋頂輕盈跳躍，能不顧推車無情的輪子轉起褐色的水漬，降臨到任何逃不開的鞋子上。

敏子不得不赤腳踏進酸腐的液體，憋氣不聞滯黏腳底的氣味。

她走到市街最底部，薄木板搭起的臨時攤販剩下兩間的區域，站在還沒亮起燈的兩層樓舊屋前面，看起來是難得在空襲中倖存下來的屋子。掛在閣樓窗台下的斜歪招牌，寫著歪曲的油漆字「新富」，門邊有遭人拋棄的魚骨頭，迎來蒼蠅盤旋在緊閉的店門前。

敏子趁周圍沒有人注意，悄悄拉開窗戶，軟腐的木檻卡著銀灰色的金屬物，指甲稍微翹起，一把鑰匙拿了出來。

扭開門，敏子伸出手在漆黑的空氣中胡亂抓，抓到垂降在空中軟濕的開關繩索，拉一下，擺滿陳舊雜貨的店鋪啪嗒地亮起，層架有兩三排沒放任何商品，沈澱著自戰

爭開打來，就沒去除過的灰塵。商品集中在一側的架子，擺有三箱的醬料瓶罐、零星不同牌子的糖果鐵罐、襯紙隨意包裹起來的各式顏色和服、一箱堆滿皮製的鞋子跟腰帶，還有一只裝滿各種腕時計的木盒子，每一隻敲打著不同的時間，合起來變成讓敏子覺得煩躁的節奏。

「叔公早。」

「嗯。」聲音從櫃檯後邊傳來，然後又沉下去，變回原本的鼾聲。

敏子舉起雙手，吸一口氣，憋住，用力拍打櫃檯桌面，揚起一片灰塵雲霧。

「安田組的人來啦！」

櫃檯後邊的人立刻叫起來，費盡好大力氣從地板爬起，冒出一個挺著肚臍、滿臉鬍渣的男人，靠在寫有斑駁價目表的牆邊勉強站立著，佈滿血絲的眼睛直盯著敏子。

「幹，是妳。」

「叔公早安。」

「有看到扇子沒？」

「沒有。」敏子迅速從覆蓋櫃檯的報紙底下抽出一把扇子，迅速為自己搨起舒服的涼風，順便掃開附近的粉塵。郭頭家打個大噴嚏，櫃檯上的報紙被吹起一角，露出裝有雞爪骨頭的盤子，再緩緩闔回去。

「唉，累死我了。學寮那邊有沒有怎樣？」他挪動笨重的身體坐到木製的高椅凳，重新折疊起散落的報紙，拎起盤子裡的骨頭拋到窗戶外邊，屋頂馬上傳來幾隻輕盈的腳步聲，窗戶閃過跳躍下來的貓影。

「澀谷好像有人死了，是嗎？」敏子手指纏繞著電燈的開關繩。

「啊，啊。」郭頭家清整喉嚨，清老半天還是卡著痰，沒辦法順暢說出話，敏子起身找水杯跟水壺，轉了一圈還是沒看到。郭頭家伸出食指，慌亂指向通往閣樓的樓梯，敏子只好順著他的方向爬上去，在樓梯邊找到水壺跟杯子。

打開水壺，裡面是空的。

「幹，阿雲沒燒水。」

「阿雲不是要回臺灣了？」敏子拎著水壺爬下樓梯。

「回去幹什麼？我要那小子留在這裡，留這裡賺錢才有前途啊。」

「是是是，你說的對，你是料事最神的郭頭家。」

「晚點有新人要來。」

「誰願意來啊？」

郭頭家扭了一下鼻子，「妳有沒有聞到什麼？」

敏子檢查放在木箱上的鐵製桶蓋子，打開蓋子，裡面沒有半滴水，任何碰撞都能使桶子發出乾渴的聲響。扭開另一邊臨時牽起的水管龍頭，滴不出半滴水。沒有任何地方找得到水。

「我先去車站拿水好了。」

「算了，別再去車站，離那裡遠一點。」郭頭家回到店裡，打開一瓶瀰漫汽油跟酒精氣的液體，啣一口仰頭，在喉間滾起水花。敏子想過用郭頭家漱過的酒精來洗腳，但想了一會，縱使郭頭家嘴內的液體沒有比路上的水灘噁心，但她還是不願意。

「怎麼可能不去車站，回去遲早要去車站搭車呀。」

「昨天一群想不開的人，跑到澀谷警察署抗議說怎麼放任暴力團傷人，要警察好好管那些暴力團。拜託，之前朝鮮人跟警察鬧，難道不知道警察哪會理睬你們？結果咧，非得去鬧的下場不是跟之前那些朝鮮人一樣，開槍射來射去。哇，這下好了，每個人都不用做生意，台灣人要被趕出去啦！」郭頭家再次大力咳嗽，終於把痰咳出來，眼眶迸出帶油光的淚水。

「要被趕走了，是嗎？」

敏子撐起腰間走到屋外，不放棄地掃視哪裡有乾淨的水源。市場的店鋪都是隨便搭建在鐵路的旁邊，電線胡亂接過來市場區，活著的人都覺得能用就行了。畢竟真正夠格抱怨的戰勝國人，那些高大英挺的外來人，管他身上掛的是米國、英國、荷蘭還是哪一國的紋路，就像是擁有特別認證過血統的動物，住在東口特別劃定的伊勢丹大樓裡，每日每夜都有新鮮女人與食物輸送進去。

「西口市場看起來還是一樣。」敏子伸懶腰。

「馬上就要不一樣了。就說女孩子家趕快嫁人，嫁嫁掉，不要理這種事情。」

敏子的腳尖懸在店門口伸長脖子，一直往東口的方向延伸，盤算能放進宣傳單的材料。綜合前幾日聽到新橋有老華僑被刺傷，還有暴力團松田組打壞台灣人攤位的消

息，緊接著是昨晚在澀谷警察署前的槍戰。敏子的手心湧起汗珠，要是汗多到能洗腳就好了。

「少年人不懂那些人老華僑有多奸詐。」

「我知道叔公夠奸詐，不會輕易被騙。」

「妳不學好，就只會……啊！」郭頭家用大力嘆氣收尾，半刻才又慢慢說起話。

「我知道妳是替阿兄……」

「叔公，學生總會想跟你談生意。」敏子打斷叔公的話，跳上椅凳努力在堆積上層層架的木箱中，翻找到適合她的鞋子。

「又要找我麻煩？」

「你不是一直喊生意不好？」

「生意一定有詐，不可能單純買賣東西。」

「每個月固定跟你買洗劑，然後櫃檯借學生總會放傳單。」敏子拿下一雙皮鞋試穿起來。

「喂，鞋子不是免錢的。」

敏子把鞋子放回去。「之前《龍舌蘭》銷量不是不錯嗎？讓你多打幾回麻雀。」

「《龍舌蘭》害我得一直請警察吃東西，回答他們說有沒有經過審查，是不是共產黨員。真的是找我麻煩！」

敏子放棄找皮鞋，改翻弄腕時計的木箱，發現其中一支的皮帶刻有LHC。她好奇戴上去，時計面的大小意外地合適她手的大小，看來這支時計本來就是給女人戴的。

「還有啊，說什麼洗劑，我進的是真正的石鹼！你們學生沒事做，可以來做生意，不要做賺不到錢的麻煩事。」

敏子轉過頭，「學生當然有賺到錢啊，不然哪來的錢跟你買洗劑？叔公，就一句話，要不要？」

「石鹼，我進的是石鹼！不是拿廚餘油做的洗劑！」

「好，成交囉。」

郭頭家咳了一口痰，腳套回木屐奔向門外的水溝，回來時用手摀住嘴角，肚臍部位的衣服滴有幾滴水漬，「真的是不能喝太多カストリ。」

敏子套起腕時計，扭動個手腕，繞道郭頭家頸部背後，替他捶起肩膀，慢慢鬆綁他緊繃的意識。

「叔公，身體要顧好啫。」

「唉，妳到底不回家，窩在日本做什麼？」

「叔公對我這麼好，不像阿爸只會催促我年紀到了，什麼年紀就該做什麼事情，還不趕快回家辦婚禮。」

「我哪有什麼才條。」郭頭家環顧商行，沒水的空罐子讓他再次皺起鼻子。

敏子加重力道。

「啊，輕一點，輕一點。唉，妳阿爸是為妳好。妳阿兄要是還在，就會勸妳趕緊回家。」

「怎麼可以丟下叔公不管呢。我們都是被遺棄的人。」

郭頭家拿起桌面的扇子，替背後的敏子搨起涼風，吹起貼在額面的髮絲，散開進店鋪以來累積的汗珠。

「人就是這樣，來來去去，怎麼選擇都會有離別。來店裡點當東西的日本查某也是一樣，大家心裡都知道，賣掉不可能再贖回去，不如換成米填飽肚子。妳鍾意那支時計就送妳好啦，是一個修理自轉車的老闆賣我的。」

郭頭家突然感覺脖子被緊緊纏住，是敏子的雙臂緊緊抱住，不顧郭頭家的汗水瀰散酸腐的氣味，也不顧腳上的髒水已經在皮膚結成一塊新皮。

夏日的陽光反覆將市場曬出酸菜的氣味，飄散到街尾的新富商行。午飯時間到了，市場即將湧進工人跟逛市街的米國軍人，攤販搬出更多水果、乾肉、罐頭擺放到前排，花費更多力氣驅趕盤旋的蒼蠅。新富商行的屋頂也傳來更多腳踏聲，懸下一條條毛尾巴在窗邊掃蕩，等待地面隨機出現的骨頭殘肉。

「夭壽！警察來了！」郭頭家突然喊叫起來。

貓群發聲憤怒，腳步如灑落地面的彈珠散開，跳離開荒唐的新宿黑市街道。

沒人顧攤倒在地上的男人。沒人在乎，他是長有松浦光一臉蛋的松本茂二。

可是松本茂二沒料到，在東京根本沒人認得松浦光一。